

詹瑞文 現在的我不想消失

最近瀏覽內地新聞，最出彩的香港文化人，一個是林奕華，一個是詹瑞文。前者的《紅娘的異想世界——在西廂》將在深圳首演，後者則因為在內地名導孟京輝全國巡演的話劇《柔軟》中飾演一角而成為熱話。不久前又得知，這兩人雙雙已經落戶上海戲劇谷，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

正好詹瑞文的新戲《女人之虎》將於8月上演，記者約訪詹瑞文，談戲，談劇場，更談談北上發展為何如此吸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PIP提供

是時候放下《男人之虎》

光看名字就知道，《女人之虎》與《男人之虎》緣分不淺。

2005年首演的《男人之虎》，為詹瑞文成就了多項香港舞台劇史上的紀錄，從2005年到2008年，演出159場，觀眾累積超過12萬人。詹瑞文在台上1人分飾20多個角色，諷喻現實人生，為小人物發聲，3個小時中，讓觀眾笑了又哭，哭了又笑。說《男人之虎》是詹瑞文的金字招牌，一點不為過。

當年，詹瑞文與鬼才編劇潘惠森一起，策劃了一個中年男人的離奇失蹤。正如詹瑞文自己所說，一個男人到了40歲，不是講笑，一定要自己消失。男人40，不自覺想要逃離背負的一切，那是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男人之虎》表面上講男人，其實是從男人出發去講人的一種無奈，而這種無奈，與當時的香港息息相關。

「當時我覺得這個行業不能一成不變，要做一個long run的show，而不只是演兩個禮拜，之後再重演，當時香港還沒有這種思維方式。另一方面則是想要確立自己的風格，想從一個發展的方向去做。《男人之虎》的成功不只是我想到一種新方法去做，而是呼應了我、香港人、觀眾的一種內需，那是一些核心的人的狀態。當時的香港，有一種鬱結；回歸8年，香港人由恐懼到有希望到失望，在這個混亂的糾結的時候有很多感觸。我那時39歲，覺得香港那段很重要的時間就在那樣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中很鬱悶地過去了。《男人之虎》語帶雙關，一方面是一個男人盛年應該大展拳腳的時候，而對於香港，也是感到有一種新的生機，但是出來的效果，比如董建華政府，令到香港人很低沉。當時很多人都有些情緒，我也是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我也有那種情緒，看到自己的鬱鬱不得志。所以透過這個作品做出來，效果很厲害。」

多年後回看，詹瑞文仍覺得《男人之虎》是個很深的作品，沒有故事的起承轉合，裡面的很多表演形式也並非普羅大眾容易明白的。但觀眾居然願意一看再看，感動他們的，是戲裡的情緒。「2008年金融海嘯，香港最低的時候，我做完第9次演出，覺得《男人之虎》有一種力去撐住。我當時還覺得我要很幫手撐香港，同時要撐自己，我還希望《男》會一直撐下去。做到100場的時候我說希望做到1,000場，第159場的ending

時我說我希望做到60歲。」

然而今年，他卻做起了《女人之虎》。

詹瑞文說，現在的我不想消失，而是想要用另外一個自己出現。6年了，如果可以放下《男人之虎》，他可以有更多的變化。

「《女人之虎》擺明講女人，從女人，或者第二性的角度來看自己。裡面有很多主題，關於轉變，關於整容，減肥……為甚麼要減肥、整容，以前我們總是因為時代審美觀念的轉變，其實有很多的價值在後面。一個人需不需要如此改變自己？這種轉變其實是一種內在的需求，一種強烈的慾望——不是很滿意自己的現狀，想要改變。從戴一個大眼仔的隱形眼鏡開始，從換一個新髮型開始，人們想要不一樣，這是城市中很普遍的一種感覺。」

《男人之虎》切中的是6年前的苦悶，《女人之虎》則要展現現今社會中人關於「改變」的強烈慾望。時代脈搏，永遠是詹瑞文想要切中的要點。這次的演出，詹瑞文帶著愛徒秦臣、蝦頭同台演出，不用說，自然有一番玩鬧爆笑，大笑過後，又有多少滋味上心頭？

哇，發達了！

2008年，詹瑞文與甄詠蓀帶領的「劇場組合」宣佈主動放棄政府的資助，成立文化產業機構「PIP文化產業」。在連一文化雜誌都難以存活的香港，當時相信不少人都抱著觀望態度，看它能撐得了多久。到如今，PIP活得好好的，更有愈來愈生猛的架勢，表演一個接一個，更從劇場走進電影院，拍攝了《潮性辦公室》的電影版。

不久前，詹瑞文宣佈正式入戶上海戲劇谷，建立起自己的首個內地戲劇工作室，再不久前，他在內地名導孟京輝的《柔軟》中擔當一角，巡迴演出多個城市，成為一時熱話，內地傳媒稱他為「香港舞台劇之王」。當很多香港文化人對投身內地仍然亦步亦趨，希望與恐懼並存時，詹瑞文卻好像毫無包袱，一頭扎進這個大市場。從宣佈獨立到開拓內地版圖，他總是先人一步，走在了前頭。

「很多人很怕回內地，覺得文化不同，搞到我們要變啊甚麼的。我覺得這是個恐懼，對我來說，我真的轉變了，我有一種很強烈的回歸文化根的感覺，尤其這兩年。很慚愧啊，40幾歲人，才有那麼強烈的慾望去回歸那麼重要的狀態。在內地，每次在街上見到



詹瑞文。化妝：Nicole @MAC 尉璋攝



《柔軟》令內地觀眾更加認識詹瑞文。



《阿拉一起玩I play 2》提出了「鮮榨」戲劇與「3G 微博劇場」的概念。

外國人講普通話的流利程度，都給我很大衝擊，為甚麼我不行？為甚麼我沒有？為甚麼我們自己講港式普通話時自己都笑？我開始覺得自己的文化對我的影響多麼深，開始覺得有太大的發展空間。」

在上海戲劇谷2011年壹戲劇秀上，詹瑞文創作了「3G 微博劇場」《阿拉一起玩I play 2》，而在北京，他與孟京輝工作室的年輕演員一起，排演了將在全中國上演的《潮性辦公室》北京版。「回內地是我很清楚要發展的東西。在上海開工作室，上海戲劇學院也邀請我做客座教授，都讓我在內地可以有基地、有平台去發展某部分的創作，讓我的戲劇有一部分可以focus在內地。對我來說，完全沒有文化差異，或者要降低我的標準去做甚麼的，完全沒有。和當地觀眾溝通，當然要用當地的語言啦，如果還在用香港粗口，那叫作放嗎？」在北京排練《潮》時，詹瑞文發現自己的戲劇理解與內地演員很不同，他試着去引導他們主動創作「人物」，而非只是執着扮演固定的「角色」，打破了想像力的框框，出來的效果，讓觀眾覺得十分驚喜。

近年來，常和朋友討論內

地劇場的發展，大家說來都頗多微詞——硬件不夠專業，軟件更是原始，觀眾開場後總有許多人不關手機，素質業餘的作品也照樣賣到滿堂紅……這天見到詹瑞文，不禁好奇開始北上的他沒有被搞到抓狂。他卻反而逆向思維：「太多人想做上帝了，知識就是一種權力，看到這種情況，會有很多人說：你看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原來他們那麼喜歡看戲啊，哇，如果我有好的戲給他們，真的會好好吧。這樣一看，整件事就不同了，我就是這樣，覺得自己真的好大空間，好大市場，這是有排戲。所以，一種狀態是：哇，發達了！另一種則是：不行，戲劇不能這麼做。然後就開始窺——劇場不行，燈光設備又不好，觀眾又開手機，走來走去……把我們認為是一套標準的東西套在上面，然後說：他們需要發展。但是，一個BB仔的成長也是靠自己經歷的。我覺得，內地要學，要發展，20年就超過香港，甚至更快。其實我們是害怕。」



詹瑞文在《柔軟》中的紅髮女人形象十分搶眼。

《女人之虎》

時間：8月5日至7日，12日至14日
晚上7時30分
8月6日、7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查詢：2294 8004, www.pip-group.org

後記

問詹瑞文，親身體驗過，在內地做戲劇和在香港做，有甚麼不一樣。他說：「包容性大很多，簡單來說，就是人多，市場的可能性很不同。老實說，香港現在做戲劇的人不講市場，他們很怕市場，一說到市場就覺得沒市場，覺得戲劇啊舞蹈啊音樂啊是要培養觀眾。我不是說不培養，而是覺得「無啦啦」為甚麼要被培養啊？就像說麥當勞說要培養快餐文化，我為甚麼就要受他培養快餐文化？我們生活在經濟體系的社會，文化就在經濟活動中出現，透過經濟生活的模式來互動。我沒有比觀眾高的心態，我不是要教育你——我很高的，你們不行啦，等我來提升你們吧。我的作品可以很啟發性，但是不是用這種方式來做。但我可以告訴你，以前我真的很是那麼想的哦，永遠覺得觀眾不明白，因為他沒有我那種思維方式——等我來吧，等我來啟發你們。但從2005年，到2008年金融海嘯，我開始變，我開始想文化價值到底是甚麼，因為我要獨立，要真正進入一個社會的生態，要面對劇團的生存和死亡。怎麼讓自己生存，怎麼做才能繼續有得做呢？慢慢我知道，這個工作的好玩不只是創意，而是有沒有那種能力了解自己又了解別人。所以我開始在北京和上海開展一些工作形式，包括我的舞台劇、電影、電視劇的合作項目等。最近我又和佐丹奴合作了「U GUT I GUT」潮Tee的項目。我的創意會發揮在不同地方。將來，《女人之虎》也不僅在香港演，還會在珠三角巡迴。《潮性辦公室》、我的新作舊作，都會慢慢推上不同的平台。」

現在的詹瑞文，何止是不想消失，簡直是摩拳擦掌，等着大幹一番呢。

北京文化生活區新情報

經過2008奧運會洗禮之後，北京已躋身世界大都會行列，文娛生活日趨豐富，文化生活區則發展得欣欣向榮。筆者六月下旬重訪北京的幾個文化休閒區，又有一些新發現。

798創意區早已去過，這次重訪，發現面積在不斷擴大。有些畫廊、藝術書店付不起新租金，消失了，但卻有更多新畫廊和名店要開幕，相信會有更多歐美遊客結隊到來。把798創意區列為觀光點，確是好事。

來到798，我搶先看的是尤倫斯畫廊，在今年4月，該畫廊一批收藏經香港蘇富比拍賣，賣了3億港元，光是張曉剛一件（三聯畫）作品便賣了7千多萬。一進入位於798的尤倫斯畫廊，便見到尤倫斯男爵夫婦大畫像，旁邊設有頗大的藝術商店賣生活用品。該畫廊已成名牌，怪不得其外國藝術家展覽會賣門票，而非與許多其他該區畫廊一般供人免費參觀，實在與別不同。雖然現今798區內商店和餐廳數目可能比畫廊多，但要參觀全部畫廊，也會吃不消，就算隨便選來看，也要遊覽兩個小時。我5年前

來的時候沒有創意廣場，這回廣場中心空地放了一群動物雕塑，有30件之多，甚有氣勢，而且任由遊人觸摸，叫人歡喜。廣場內更開設商店寫上幽默字句的生活用品，讓人忍不住購買幾件。

這次載我們遊覽798的機場朗豪酒店（Langham Place）司機，原來曾在該工廠當工人，他說，當年國營工廠生產國防用品、笨重音響器材等等，追不上市場要求，虧損累累，不能不結業。想不到國營工廠關門，讓藝術家進駐之後，該地區反而興旺，還帶起周邊地方的經濟。他娓娓道來該區舊事，真實、有趣，實在是遊覽798的最佳導遊。

回酒店途中，我提議司機順道到新開的中國電影博物館。到達那裡，嚇了一跳，竟巨大如機場客運大樓，實在讓人打開眼界。進內轉了一圈，才搞清楚，裡面有家I-Max電影院。多年前我在紐約看過一次，今天北京郊區這家，卻比之紐約的更宏偉。目前，博物館展覽內容有待充實，但看到它在運作，知道北京文娛生活又添一處，唯一遺憾是該處交通不便。

由香港投資的百老匯電影院在北京已有多間，而開設在新穎建築MOMA萬國城內的百老匯電影中心，除了電影院之外，還有Kubrick書店和餐飲，實是文娛勝地。我到那裡時，遇上瑞典電影節開幕酒會，中外文化人雲集，感覺到北京文娛生活正趨國際化，而我因此順便吃喝，一樂也。

三里屯是舊地重遊，15年前，該個外國使館區開始熱鬧時髦，後來發展為酒吧區，人流逐漸品流複雜，想不到自從2007年香港太古集團、Soho中國、世茂地產進駐該區域後，今天已脫胎換骨，而新開發的北區興建了潮流商場，賣iPod的蘋果店人山人海，跟世界同步。國際化餐廳亦富趣味，而新派酒店瑜舍，其大堂更仿如美術館，放入多件當代藝術作品。之後，我乘車從三里屯到南鑼鼓巷。不久前，聽朋友說南鑼鼓巷今天熱鬧不再，怎知來到現場，發覺街的兩旁沒有吉舖，而未營業的舖位都正在裝修。由於戲劇學院在附近，這條古老民居窄

街，有年青學生基本消費群，成為後海之外另一個休閒文娛生活區。那裡的餐廳和商店，無論店名和環境裝修都具文化趣味，迎合中外大學生的市場。這次到訪，適逢舉行第二屆南鑼鼓巷戲劇節，劇目包括很具份量的《哥本哈根》和美國編劇David Mamet的作品《奧利安娜的迷惑》。兩戲我在香港皆看過，最後只能看差強人意的《安妮法蘭的日記》。這回是我第二次在北京看話劇，感覺劇場環境和觀眾群都未如香港成熟——去年香港上演的話劇，多達380齣。不過，北京的搜狐戲劇網頁內容豐富，卻是香港所不及。這次我入住的北京首都機場朗豪酒店，有人在飛機廊橋門口來接我，入境過程，輕鬆愉快。新酒店自有新主意，在大堂設畫廊，開放給新藝術家展示作品，還可讓客人來設午宴或辦各種活動。此外，該酒店公共空間都放置藝術品，令人心曠神怡。感受到生活文化普遍提高，是我對北京的最新印象。

■圖、文：張錦滿



798創意區廣場放了動物群雕塑，很受遊人歡迎。